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魏紀五起旃蒙單閼盡強

魏紀五起旃蒙單閼盡強 魏紀五起旃蒙單閼盡強

魏紀五起旃蒙單閼盡強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丁

己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是太后

以憂殂 漢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

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

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事昭烈帝為尚書

琬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叅軍長史儀每從行當

其勞劇自謂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
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
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
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
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漢王廢
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誅謗辭指激切遂
下郡收儀儀自殺 二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夏四月
漢王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後軍師費禕代琬爲
尚書令 帝好土功旣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
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
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

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
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
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
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
下慮之帝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
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
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
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
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
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
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

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白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

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卿輒昌言佗復以聞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旣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立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摠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灑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荅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

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
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
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凜則夏桀殷紂楚靈秦
皇爲深誠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
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
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
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
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
帝感其忠言手筆詔荅帝嘗著襜褕被纁綾半袖阜問帝
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
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

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
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
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
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
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
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
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
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
舟水之喻息犇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
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

魏明帝

下而復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君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濫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丞郎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

帝問侍中領大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
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
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
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
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
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
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
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
有所立作則萑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
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八月庚午立皇子
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爲子宮省事祕莫

魏明帝

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丁巳帝

還洛陽 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

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山使博士扶風

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

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

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大意

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

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觀災竦懼故天降之福

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

商宗轉禍爲福而已哉帝爲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脩

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 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

常侍領祕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常食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耨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

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
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
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
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
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
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
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
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中山恭王衮疾病令官
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輿疾
往居之又令卍子曰汝幼爲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
奢爲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剏諫之諫之不從

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
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
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冬十月己酉衮卒十一月
丁酉帝行如許昌 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
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
弱者請服邊陲遂安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
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皇麒麟白虎犧牛
瓊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
下以爲嘉瑞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鉅鹿張珣密謂綽
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
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

異而將來之符瑞也 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
於吳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皆
以與之

四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 三月吳張昭卒年八

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 夏四

月漢主至渝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旬日而還 武都氏

王符健請降於漢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 五月乙

卯樂平定侯董昭卒 冬十月己卯帝還洛陽宮 甲

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高堂隆上䟽曰凡帝王

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

室則宗廟為先殿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園立方澤南北

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十一月癸巳穎陰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

魏明帝